

【真情】

## 白菜卷里的年味

□刘炳美

母亲又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了。案板上铺着几片焯过水的白菜叶，她将调好的肉馅放在叶片上，手指灵巧地卷动，不一会儿，一个个饱满的白菜卷就整齐地码在盘子里。油锅里吱吱作响，香气渐渐弥漫开来。这熟悉的场景，让我恍惚间回到了童年。

那是上世纪70年代，我还没上小学，过年是我最盼望的，可以穿新衣、吃美食。每到年前，母亲便从菜窖里拿出留着过年吃的大白菜，脆嫩的白菜叶用来包饺子、做炖菜、拌凉菜；干瘪失水的白菜叶切性好，不容易破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扒下来，用开水焯了，包上肉馅，裹上面粉，用油煎得焦黄喷香，招待正月里前来拜年的亲戚。

为防止馋嘴猫和孩子们偷食，母亲会把白菜卷等荤菜收进竹篮，用罩子盖住，高高地挂到院里晾衣绳上，以待下次亲戚串门时，再经她巧手一番料理，重新端上桌。我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竹篮，仿佛能透过竹篮的缝隙，闻到里面白菜卷飘出的香味。晚上，我梦见自己蹑手蹑脚地取下了竹篮，大快朵颐。醒来时，枕头上还留着口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上了中学。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起来，过年时母亲做的白菜卷，肉馅明显多了。她不再把白菜卷挂在院子里，而是慷慨地摆在饭桌上。即便没有亲戚来访，我们也能吃到刚出锅的白菜卷了。记得第一次吃到热乎乎的白菜卷时，我激动得差点咬到舌头。母亲笑着说：“慢点吃，别烫着。”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后来，我离家求学、工作、成家。每年春节，母亲依然会做白菜卷，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。即便现在专挑新鲜脆嫩的白菜叶做皮，肉馅也全是精肉，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母亲说：“现在的白菜没有以前那种清甜了，肉也没有以前香了。”

母亲在厨房里忙活，女儿格格好奇地凑过去看，“姥姥，这白菜卷怎么做出来的？”母亲耐心地教她如何卷白菜叶、如何调馅料，女儿笨笨地学着，把白菜叶弄得皱巴巴的，馅也包不严实。母亲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多包几回就会了。”看着这一幕，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重叠，我看到了儿时的自己，也看到了未来的某一天，女儿或许也会这样教她的孩子做白菜卷。

母亲特意多做了一些白菜卷，她说：“现在生活好了，想吃随时都能做。”我夹起一个，轻轻咬了一口，白菜的清甜、肉馅的鲜美，还有记忆中的那份期待与满足，都在唇齿间流转。女儿吃得满嘴是油，连连称赞：“姥姥做的白菜卷真好吃！”母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
饭后，我和母亲一块收拾厨房。她忽然说：“格格说白菜卷好吃，真让她自己做，哪能愿意费事啊？”我看着案板上剩下的几片白菜叶，陷入了沉思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追求便捷，追求效率，却在不经意间丢失了一些珍贵的东西。那些需要耐心等待的美味，那些需要用心经营的情感，都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而去了。

看着母亲略显佝偻的身影，忽然有些心酸。这个曾经能轻松提起一筐白菜的女人，如今连做一盘白菜卷都累得腰酸背疼。时光带走了她的青春，却带不走她对家人的爱。

又要过年了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我们不断向前奔涌，曾经心心念念的美味，那份对年的热切期盼，似乎在时光的消磨中慢慢淡去了几分。也许，这就是生活吧，它一边给予，一边也在悄然带走。但好在，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味道，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温暖时光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胶州市农业农村局)

## 回家，为那热腾腾的召唤

【浮生】

【记忆】

## 那年在春运途中过年

□汪志

许多在外工作、生活的人，为了那顿年夜饭，不远千里万里往家赶，是亲情，更是一种传承。然而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也有一些人不能如愿赶回家团圆过年，比如30年前那个春节的我。

那时，我在甘肃一个偏远的县城工作。腊月二十刚过，我因公临时出差去北京。路途遥远，要倒换几趟火车、汽车，那时没有动车、高铁、高速公路，火车、汽车速度慢，待我到达北京已是腊月二十四了。业务单位原本为我提前预订了一张返程火车票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一连串阴差阳错使得我没能如期返回。待我办完全部公务，赶到火车站，当天的车次却连站票都没有了。那几天是春运高峰，一票难求，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大年三十下午4点多的票。我立即给单位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，领导为难地说，看能不能捡漏儿。实在除夕回不来就找家旅馆住下，待过完年回来，多给你几天假。我当即又给家中妻儿发电报说明原因，叫娘俩回几百公里外的娘家过年，因为我即使除夕动身，到家也得正月初四、初五了。那一刻，格外体会到有家的温暖、离家的凄凉。虽然没有票，可我要回家过年的心情很迫切，那几天，我每天一大早就满怀希望地去车站排队捡漏儿，然而每天都是失望又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。

终于熬到大年三十下午4点多上了火车，这天上车的旅客依然不少，但大多数是短途，待到万家灯火通明、该吃年夜饭的时间，车上旅客已所剩无几。我呆呆地躺在卧铺上发愣，这是我三十多年人生中第一次在春运旅途中过年。虽然吃不到团圆年夜饭，但临上车前我在车站一家小餐馆点了几个炒菜、两瓶啤酒，为自己过了个除夕。由于火车像个摇篮似的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，我竟不知不觉睡着了，并做起了梦，梦中我正跟10岁的女儿在外放烟花，妻子在忙活着做年夜饭……

“这位师傅清醒醒……”睡梦中，忽然有人推我，我惊醒，猛地坐起，是一位女列车员。我问对方何事，女列车员笑着说，现在是除夕夜，车上的旅客很少了，列车餐厅为旅客准备了年夜饭饺子，请大家一起过年。我一再推辞，说自己上车前已经酒足饭饱了，还准备了零食。但女列车员再三邀请，我便跟着她来到了餐厅，只见餐厅每张桌子上摆了几盘饺子。列车长笑着说，由于职业原因，他们在列车上过年是家常便饭，今天有缘与各位天南海北的旅客共度除夕夜，喜迎新春佳节……我吃着饺子，眼睛湿润了，一来思念千里之外的妻儿，二来感激列车员想得周到。此刻，不是团圆胜似团圆，这顿年夜饭打消了我的失落情绪。正月初一是新年，列车上又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餐饮，大家相互握手拜年，共祝新春愉快。

大年初二上午10点多，我下火车后，急忙赶往不远的长途汽车客运站，值班人员告诉我，这几天长途旅客少，正月初四才正式发车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又在车站旁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。值班兼服务员是个50多岁的大叔，他笑着说，他家在外地，老板安排他值班，工资翻倍，待过完年他才回家。小旅馆就他一个人，正好我可以跟他做伴。过年期间，附近餐馆都关了门，直到正月初四我坐上长途客车前，这位大叔每顿都要烧几个下酒菜，与我同饮。我给他钱，他死活不要，说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几天有人陪他过年的快乐。

正月初四，我回到家，看见平房院落的大门上贴着大红对联，推门进屋，家里一股肉香味、年的味道。我问妻子怎么没带孩子回娘家，妻子说：“本来你一个人过年的远在外地就挺孤单，如果回到家我们又不在，冷锅冷灶的，一点家的感觉和节日的味道都没有，所以我决定跟孩子一起留在家里等你回来，团团圆圆……”我的眼泪掉了下来，有家真好，有亲人体贴真好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□李晓

时光之舟穿梭到了腊月，突然之间变得缓慢，在雾腾腾的山水中，氤氲着食物的味道，那是回荡于天地之间的召唤。

一年里的1000多顿饭，有一桌饭等待已久，食物从万水千山的大地之上，抵达一个节日的餐桌，由此慰藉着万家灯火中团聚之人的内心，烘托出新旧之年交替的喜庆高潮。这个节日叫春节。

进入腊月，母亲依旧在老房子里忙年。她几乎是一辈子穿梭在油烟滚滚里，忙年，是她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支撑。母亲忙年，拉开了一家人团聚的大幕。一家人在年的灯火下，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边，食物发酵着年味，也凝聚着亲情，让年的灯火可亲。

在过年的食物里，有着古老基因的遗传。一个煮熟的腊猪头端上八仙桌，开始对逝去祖先的郑重祭奠。一块豆腐，在母亲手掌的旋转中，豆香盈盈，投入油锅中，唰啦一声，转瞬被炸得金黄绵软。母亲用蒜苗炒豆腐，蒜苗是乡下刘嫂子从地里扯来送到城里我家的，还带着老家的霜露气息。

一桌年夜饭中，母亲做的凉菜有好几样，凉菜是对热菜的一种呼应，一道凉拌三丝，豆芽、胡萝卜丝、海带丝，一眼望去，俨然有着节日喜气洋洋的色彩。热菜有十多种，保留菜是炸春卷，它从古时的春饼绵延到我家的年夜饭餐桌上，一口咬下去，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还有母亲头天夜里就在老炉子上煨着的芸豆蹄花汤，把软烂的猪蹄夹入嘴里，还没等牙齿相助，从骨头上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，再喝一口乳汁般的汤，通体舒泰。还有红烧狮子头，母亲亲自去菜市挑选了五花肉，在菜板上剁成肉末，厨房里响起的“砰砰”声，也是新旧年之间追赶着的声音。肉末配上荸荠、香菇、豆粉等食材做成丸子，先炸后煮，出锅后一股扑鼻香味缭绕整个房间，令人食欲大振。

年夜饭摆好，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亲友围坐在一起，山水迢迢中的重逢，食物首先打开味蕾的记忆，它是最贴心的相随。笑语欢声中，美食通过胃的蠕动穿过柔肠，在娓娓交谈中，面对面传递着一种最宜人的温度，这是真实可触的团团圆圆。一些亲友相见，在热腾腾的食物中也相互发现了彼此的眉上挂霜，感叹着聚一

次少一次了。

去年腊月，我回老家，在山道上遇见拄着黄杨木拐杖的三婶娘，三婶娘从衣服口袋里摸出几片芝麻糕塞给我，说：“吃，快吃。”85岁的三婶娘，嘴里的牙全掉了，瘪着嘴说话有些漏风，她拉着我的手一直舍不得放开。三婶娘说，春节我来看你妈。正月里，堂哥陪着三婶娘颤颤巍巍来到母亲家里，她挎着一篮子米豆腐，豆腐上盖了一层清香的芭蕉叶，米豆腐是三婶娘和堂哥用石磨碾出后手工做的。夜里，母亲听见三婶娘在梦呓：趁热吃，趁热吃。我过年去三婶娘家拜年，三婶娘留我吃饭，她夹给我一块肉，也是这样跟我说话。我在她幽蓝浑浊的眼睛的注视下，接过一块肉，卷着舌头愉快吞下，老家山山水水的地气也在我体内弥漫开来。

春节，我去乡间走亲戚，一家一家挨个拜年，遇上长者，鞠躬抱拳，递上一个红包，这是朴实民风的洗礼，也是传统礼仪的生根。爷、伯、叔、舅、婶、姑、姨、侄、甥，这些称呼里有着血脉绵延成的大河，也有着藤藤蔓蔓中牵起的剪不断的关系。

一扇扇斑驳或簇新的房门上，贴满了乡间擅笔墨之人手写的大红春联，寄托着红红火火、亮堂堂的希望。我的一位表叔，一到腊月，就提着装着笔墨纸砚的竹篮在村里转悠，帮村上人家免费写对联。除夕，家家户户贴上了我表叔写的讲究韵律平仄的春联，字体遒劲笃实。一直到第一声春雷从云层传来，犁铧掀开潮湿的稻田泥土，春联还是鲜红喜庆的。

我在城里的老友杜先生，这些年每到春节，就要在纸上写下一些名字，那是当年住在老街老巷里的一些邻居们的名字，他在腊月里开始一一联系，请他们春节聚一聚，一起热热闹闹吃顿年夜饭。杜先生是一个读书人，家有藏书近万册。人在老，书也在老。春节期间，杜先生再次摩挲着满壁书架上一些老态龙钟的发黄旧书，这些旧书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粉身碎骨，书页间有光阴积下的粉尘簌簌落下。我在杜先生的书房里嗅到了书香，感觉这也是一种古老而醇厚的年香。

在这些人间至纯至真的年味里，饱含着质朴的情感，奔跑而来的，是新年降临的晨曦，是万物生长的喜悦声音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